

名著图典
TEXT & HYPERTEXT



〔奥〕卡夫卡著

李文俊译

变形记

图文编纂 / 王洛

浙江文艺出版社

〔奥〕卡夫卡著 李文俊译

变形记

图文编纂 / 王洛



浙江文艺出版社

策 划 李庆西 舒建华

责任编辑 舒建华

封面设计 梁 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变形记/[奥地利]卡夫卡著;李文俊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0. 12
(名著图典丛书)
ISBN 7-5339-1397-3

I. 变... II. ①卡... ②李... III. ①中篇小说-作
品集-奥地利-现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奥地利-现代
IV. 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5991 号

变 形 记

[奥]卡夫卡 著

李文俊 译

图文编纂 王洛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杭州市长命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插页 2 字数 81 千字 印张 3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1397—3/I·1246 定价:6.80 元

名著图典

编辑旨趣

“图书”一词，古已有之。这个词的起源，无论来自河图洛书的古老传说，还是中国史书上有关图籍与文书的合称，大率递述着这样一种传播理念：作为思想和信息的承载物之完美形式，应当是“图”与“文”的结合。显然，人们阅读的兴味不光在于文字魅力，图画、图样、图式之类，历来也是认知和审美的重要手段——这不能不使人想到，一件存世的古代最早的雕版印刷品，便是带有图像的经卷。自印刷术问世以来的一千几百年间，人们一再挑战技术手段的滞碍，对所谓图文并茂的出版物显示出执著的追求，从板刻的绣像，到珂罗版的图片，早年的筭路蓝缕孕育着当今的“读图时代”。一切技术层面上的革命，最终链上了那个遥远的梦想。

其实，读图并不是一种静止的欣赏，如果说文字有着无穷的想象空间，那么图像也不仅是一种形象的东西，亦能提供思维的逻辑起点。正是出于这种认识，本社策划出版的这套“名著图典”，力求采用

比较灵活的编纂形式，使书中的文字与图片能有相互发明之趣，也给读者提供某些想象和思考的路径。图文之间的自由出入，本身就是思维的“链接”，将零散而飘忽的思绪“链接”起来，或许最终能够实现超文本的阅读。这种来自网络页面的阅读方式，固然由于电子技术的推动，但就其接受理念而言，依然源自人们固有的思维习惯和认知本能。这一点，对于历史悠久的纸面出版物来说，同样是一种启示，也同样提供着更新的机会。所以，“名著图典”拟将作出有限的尝试，给读者提供一种略具新意的“图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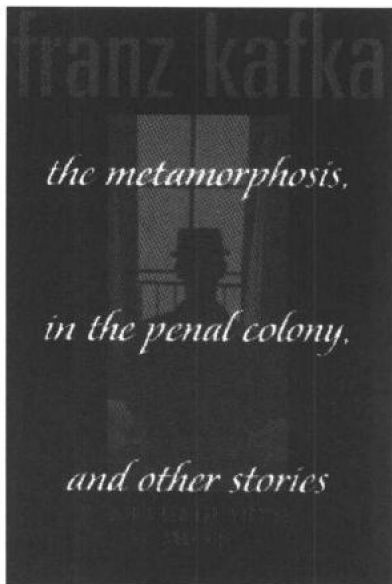
“名著图典”遴选中外名家作品，不拘体裁、篇幅，皆以原文入书。图片及说明文字由编纂者提供，当然这里不能不带有编纂者本人对文本的体验与感悟。我们相信，面对这种图文之间的话语关系，许多读者会有自己的理解，或许也会想到另一种编纂方式。

浙江文艺出版社
二〇〇〇年十月

16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仰卧着，那坚硬得像铁甲一般的背贴着床。他稍稍抬了抬头，便看见自己那穹顶似的棕色肚子分成了好多块弧形的硬片，被子几乎盖不住肚子尖，都快滑下来了。比起偌大的身躯来，他那许多只腿真是细得可怜，都在他眼前无可奈何地舞动着。

“我出了什么事啦？”他想。这可不是梦。他的房间，虽是嫌小了些，的确是普普通通人住的房间，如今仍然安静地躺在四堵熟悉的墙壁当中。在摊放着打开的衣料样品——萨姆沙是个旅行推销员——的桌子上面，还是挂着那幅画，这是他最近从一本画报上剪下来装在漂亮的金色镜框里的。画的是一位戴皮帽子围皮



中文版《变形记》是由李文俊从爱德温·缪尔的英译本转译的，后由张佩芬据德文原文校订，英译本的第一句原文是：“As Gregor Samsa awoke one morning from uneasy dreams he found himself transformed in his bed into a gigantic insect.”

I

ALS Gregor Samsa eines Morgens aus unruhigen Träumen erwachte, fand er sich in seinem Bett zu einem ungeheueren Ungeziefer verwandelt. Er lag auf seinem panzerartig harten Rücken und sah, wenn er den Kopf ein wenig hob, seinen gewölbten, braunen, von bogenförmigen Versteifungen geteilten Bauch, auf dessen Höhe sich die Beudecke, zum gänzlichen Niedergleiten bereit, kaum noch erhalten konnte. Seine vielen, im Vergleich zu seinem sonstigen Umfang kläglich dünnen Beine flimmerten ihm hilflos vor den Augen.

»Was ist mit mir geschehen?«, dachte er. Es war kein Traum. Sein Zimmer, ein richtiges, nur etwas zu kleines Menschenzimmer, lag ruhig zwischen den vier wohlbekannten Wänden. Über dem Tisch, auf dem eine auseinandergepackte Musterkollektion von Tuchwaren ausgebreitet war — Samsa war Reisender —, hing das Bild, das er vor kurzem aus einer illustrierten Zeitschrift ausgeschnitten und in einem hübschen, vergoldeten Rahmen untergebracht hatte. Es stellte eine Dame dar, die, mit einem Pelzhut und einer Pelzboa versehen, aufrecht dasaß und einen schweren Pelzmuff, in dem ihr ganzer Unterarm verschwunden war, dem Beschauer entgegenho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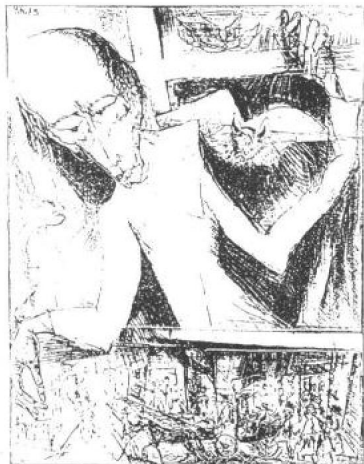
Gregors Blick richtete sich dann zum Fenster, und das trübe Wetter — man hörte Regentropfen auf das Fensterblech aufschlagen — machte ihn ganz melancholisch. »Wie wäre es, wenn ich noch ein wenig weiter-

《变形记》德文原文第1页。开篇第一句就震惊了世界文坛，正如美国长岛大学马丁·格伦伯格在《格里高尔·萨姆沙和现代精神》一文中所说：《变形记》的叙事特质在于第一句话就掀起高潮，与亚里士多德以来传统情节发展模式完全不同。这第一句话就宣布主人公的死亡，余下的故事只是叙述他是怎么死的。

围巾的贵妇人，她挺直身子坐着，把一只套没了整个前臂的厚重的皮手筒递给看画的人。

格里高尔的眼睛接着又朝窗口望去，天空很阴暗，可以听到雨点敲打在窗槛上的声音，他的心情也变得忧郁了。“要是再睡一会儿，把这一切晦气事统统忘掉该多好。”他想，但是完全办不到，平时他习惯于侧向右边睡，可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再也不能采取那样的姿态了。无论怎样用力向右转，他仍旧滚了回来，肚子朝天。他试了至少一百次，还闭上眼睛免得看到那些拼命挣扎的腿，到后来他的腰部感到一种从未体味过的隐痛，才不得不罢休。

“啊，天哪，”他想，“我怎么单单挑上这么一个累人的差使呢！长年累月到处奔波，比坐办公室辛苦多了，再加上还有经常出门的烦恼，担心各次火车的倒换，不定时而且低劣的饮食，萍水相逢的人也总是些泛泛之交，不可能有深厚的交情，永远不会变成知己朋友。让这一切都见鬼去吧！”他觉得肚子有点痒，就慢慢地挪动身子，靠近床头，好让自己头抬起来更容易些；他看清了发痒的地方，那儿布满着白色的



漫画家H.诺曼为《变形记》所作的插图



1912年11月18日，卡夫卡动笔写《变形记》，11月24日，在一次聚会中，卡夫卡向朋友们朗读了这一“写一条讨厌的昆虫的光辉的短篇小说”，作品后又反复修改，到12月6日正式完稿。1913年4月，卡夫卡的出版商库尔特·沃尔夫要求出版这部作品，遭卡夫卡婉拒。1914年卡夫卡把手稿寄给小说家罗伯特·穆西尔。手稿后来又转到沃尔夫那里，于1915年11月在德国莱比锡排印，当得知封面由奥托玛·斯塔克设计时，卡夫卡认为封面画上没有必要画上那只甲虫，“它一点儿也不能露面，即使从远处看来”。卡夫卡建议斯塔克画格里高尔的父母、妹妹或银行秘书主任站在关紧的房门前。画家部分采纳他的意见，没有甲虫，但房门半开着。

小斑点，他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想用一条腿去搔一搔，可是马上又缩了回来，因为这一碰使浑身起了一阵寒颤。

他又滑下来恢复到原来的姿势。“起床这么早，”他想，“会使人变傻的。人是需要睡觉的。别的推销员生活得像贵妇人。比如，当我有一天上午赶回旅馆里登记取回的定货单时，别的人才坐下来吃早餐。我若是跟我的老板也来这一手，准定当场就给开除。也许这样对我倒更好一些，谁说得准呢。如果不是为了父母亲而总是谨小慎微，我早就辞职不干了，我早就会跑到老板面前，把肚子里的气出个痛快。那个家伙准会从写字桌后面直蹦起来！他的工作方式也真奇怪，总是那样居高临下坐在桌子后面对职员发号施令，再加上他的耳朵又偏偏重听，大家不得不走到他跟前去。但是事情也未必毫无转机；只要等我攒够了钱还清父母欠他的债——也许还得五六年——，可是我一定能做到。到那时我就会时来运转了。不过眼下我还是起床为妙，因为火车五点钟就要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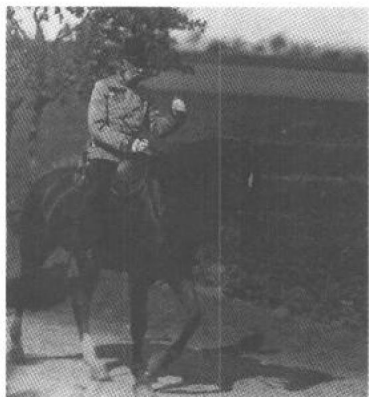
他看了看柜子上滴滴嗒嗒响着的闹钟。“天哪！”他想道。已经六点半了，而时针还在悠悠然向前移动，连六点半也过了，马上就要七点差一刻了。闹钟难道没有响过吗？从床上可以看到闹钟明明是拨到四点钟的，显然它已经响过了。是的，不过在那震耳欲聋的响声里，难道真的能安宁地睡着吗？嗯，他睡得并不安宁，可是却正说明他还是睡得不坏。那么他现在该干什么呢？下一班车七点钟开；要搭这一班车他得发疯一般赶才行，可是他的样品都还没有包好，他也觉得自己的精神不甚佳。而且即使他赶上这班车，还是逃不过上司的一顿申斥，因为公司的听差一定是在等候五点钟那班火车，这时早已回去报告他没有赶上了。那听差是老板的心腹，既无骨气又愚蠢不堪。那么，说自己病了行不行呢？不过这将是最最不愉快的事，而且也显得很可疑，因为他服务五年以来没有害过一次病。老板一定会亲自带了医药顾问一起来，一定会责怪他的父母怎么养出这样懒惰的儿子，他还会引证医药顾问的话，粗暴地把所有的理由都驳掉，在那个大夫看来，世界上除了健康之至的假病号，再也没有第二种人了。再说今天这种情况，大夫的话是不是真的不

Person		Geburtsort		Geburtszeit		Todesort		Todeszeit		Bemerkungen	
Name		Geburtsort		Geburtszeit		Todesort		Todeszeit		Bemerkungen	
111		3. Juli 1883		Prag		11. Juli 1924		Prag		Friedman, Hugo, Sohn v. Hugo und Rosa v. Hugo, geb. 1883 in Prag, Mähren, östl. Böhmen	

1883年7月3日，弗兰茨·卡夫卡生于布拉格一德裔犹太人家庭，这是他的出生证明。1924年6月3日，卡夫卡在奥地利的基尔林疗养院病逝。对于这位长期生活在布拉格的用德语写作的犹太作家一生的境遇，奥地利作家君特·安德斯在《卡夫卡——赞成与反对》一书中有精辟的描述：“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教世界里不受欢迎。作为对犹太人的犹太教持冷漠态度的人，他在犹太人当中没有自己的地位。作为说德语的人，他不受捷克人的欢迎。作为讲德语的犹太人，他在波希米亚德国人当中没有自己的地位。作为波希米亚人，他不完全是奥地利人。作为替工人保险的雇员，他不完全是资产阶级。作为中产阶级的儿子，他又不完全是工人。但是在职务上面他也不是全心全意的，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作家。但是就作家来说，他也不是，因为他全部精力都是用在家庭方面。而‘在自己的家庭里，我比最陌生的人还要陌生’。”

对呢？格里高尔觉得身体挺不错，只除了有些困乏，这在如此长久的一次睡眠以后实在有些多余，另外，他甚至觉得特别饿。

这一切都飞快地在他脑子里闪过，他还是没有下决心起床——闹钟敲六点半了。这时，他床头后面的门上传来了轻轻的一下叩门声。“格里高尔，”一个声音说，这是他母亲的声音，“已经七点差一刻了。你不是还要赶火车吗？”好温和的声音！格里高尔听到自己的回答声时却不免大吃一惊。没错，这分明是他自己的声音，可是却有另一种可怕的叽叽喳喳的尖叫声同时发了出来，仿佛是陪音似的，使他的话只有最初几个字才是清清楚楚的，接着马上就受到了干扰，弄得意义含混，使人说不上到底听清楚没有。格里高尔本想回答得详细些，好把一切解释清楚，可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他只得简单地说：“是的，是的，谢谢你，妈妈，我这会儿正在起床呢。”隔着木门，外面一定听不到格里高尔声音的变化，因为他母亲听到这些话也满意了，就拖着步子走了开去。然而这场简短的对话使家里人都知道格里高尔还在屋子里，这是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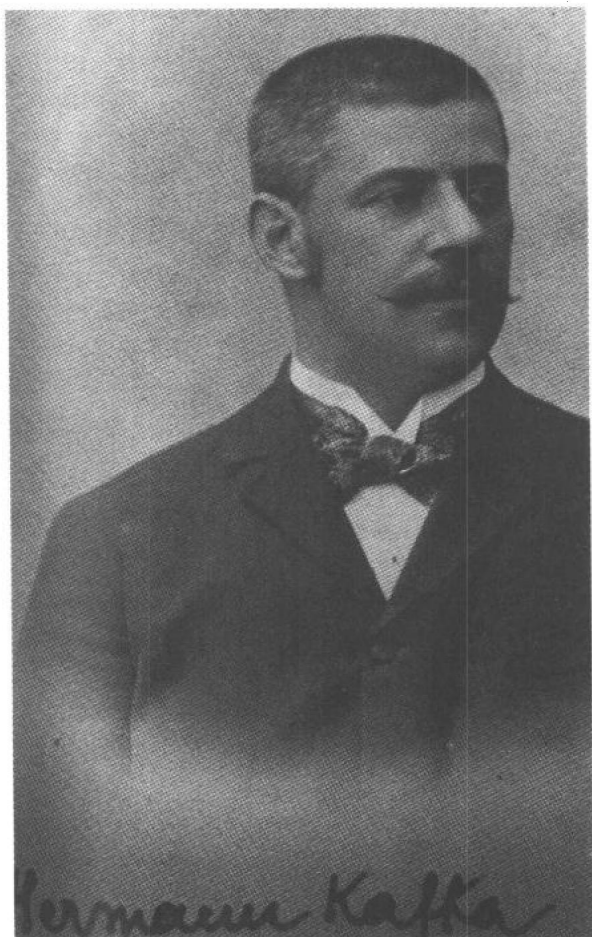
卡夫卡是哪个国家的作家？有人说他是捷克的，也有人说是奥地利的。这两种说法都对，可解释起来有点费劲。历史上，捷克曾受神圣罗马帝国和匈牙利的统治，1526年起，又成为奥地利的一部分，直到1918年捷克斯洛伐克独立。在卡夫卡的多数生活年代，统治捷克的是这位骑马的奥匈帝国的皇帝弗兰茨·约瑟夫（1867—1916年在位），这是1906年的照片，皇帝已经很老了。

乎他们意料之外的，于是在侧边的一扇门上立刻就响起了他父亲的叩门声，很轻，不过用的却是拳头。“格里高尔，格里高尔，”他喊道，“你怎么啦？”过了一小会儿他又用更低沉的声音催促道：“格里高尔！格里高尔！”在另一侧的门上他的妹妹也用轻轻的悲哀的声音问：“格里高尔，你不舒服吗？要不要什么东西？”他同时回答了他们两个人：“我马上就好了。”他把声音发得更清晰，说完一个字过一会儿才说另一个字，尽力使他的声音显得正常。于是他父亲走回去吃他的早饭了，他妹妹却低声地说：“格里高尔，开开门吧，求求你。”可是他并不想开门，所以暗自庆幸自己由于时常旅行，他养成了晚上锁住所有门的习惯，即使回到家里也是这样。

首先他要静悄悄地不受打扰地



卡夫卡（Kafka）这个姓氏来源于捷克语，准确的拼法是Kavka，意为“鹳哥”，一种大尾巴的鸟。卡夫卡父亲赫尔曼公司的信封上就印有这种鸟的图案。



卡夫卡的父亲赫尔曼（1852—1931），生于南波希米亚地区的乡村，从10岁起就推一辆手推车谋生，天寒地冻时还穿单裤，腿上都是烂疮。从1882年起，他成为布拉格的百货批发商。卡夫卡曾说他的父亲经常带着挖苦的口吻说，如今的人们，特别是他的孩子们是多么的幸福。高大强壮、仪表堂堂的赫尔曼对卡夫卡的人生和文学创作有着重大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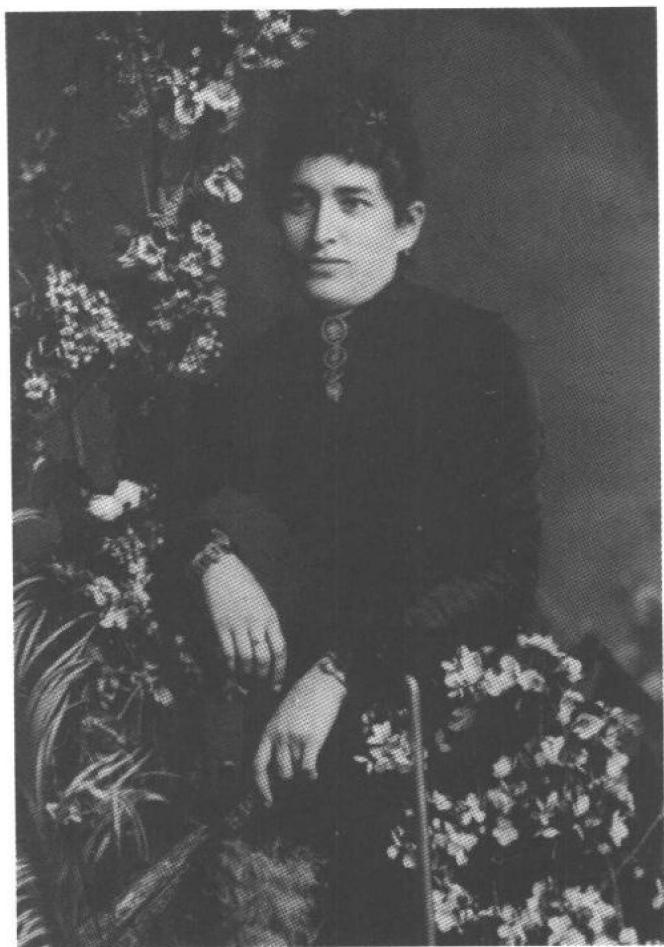
起床，穿好衣服，最要紧的是吃饱早饭，再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因为他非常明白，躺在床上瞎想一气是想不出什么名堂来的。他还记得过去也许是因为睡觉姿势不好，躺在床上时往往会觉得这儿那儿隐隐作痛，及至起来，就知道纯属心理作用，所以他殷切地盼望今天早晨的幻觉会逐渐消逝。他也深信，他之所以变声音不是因为别的而仅仅是重感冒的朕兆，这是旅行推销员的职业病。

要掀掉被子很容易，他只需把身子稍稍一抬，被子就自己滑下来了。可是下一个动作就非常之困难，特别是因为他的身子宽得出奇。他得要有手和胳膊才能让自己坐起来；可是他有的只是无数细小的腿，它们一刻不停地向四面八方挥动，而他自己却完全无法控制，他想屈起其中的一条腿，可是它偏偏伸得笔直；等他终于让它听从自己的指挥时，所有别的腿却莫名其妙地乱动不已。“总是呆在床上有什么意思呢。”格里高尔自言自语地说。

他想，下身先下去一定可以使自己离床，可是他还没有见过自己的下身，脑子里根本没有概念，不知道要移动下身真是难上加难，挪动起来是那样的迟缓；所以到最后，他烦死了，就用尽全力鲁莽地把身子一甩，不料方向算错，重重地撞在床脚上，一阵彻骨的痛楚使他明白，如今他身上最敏感的地方也许正是他的下身。

于是他就打算先让上身离床，他小心翼翼地把头部一点点挪向床沿。这却毫不困难，他的身躯虽然又宽又大，也终于跟着头部移动了。可是，等到头部终于悬在床边上，他又害怕起来，不敢再前进了，因为，老实说，如果他就这样让自己掉下去，不摔坏脑袋才怪呢。他现在最要紧的是保持清醒，特别是现在；他宁愿继续呆在床上。

可是重复了几遍同样的努力以后，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还是恢复了原来的姿势躺着，一面瞧他那些细腿在难以置信地更疯狂地挣扎；格里高尔不知道如何才能摆脱这种荒唐的混乱处境，他就再一次告诉自己，呆在床上是不行的，最最合理的做法还是冒一切危险来实现离床这个极渺茫的希望。可是同时他也没有忘记提醒自己，冷静地、极其冷静



沉静、不失温柔的尤丽叶·洛威（1856—1934）是卡夫卡的母亲，这是她1882年订婚时的照片。尤丽叶生于一个棉麻纺织商家庭，父亲雅各布对犹太教义有精深的研究。卡夫卡曾把自己的母系和父系家族性格做过比较，他说卡夫卡家族“有力量、有健康、有胃口，果断、雄辩、自满、傲视世界，耐劳、镇定、谙熟世故”；而洛威家族是“固执、敏感，正义感，焦虑”。



卡夫卡说他的性格中，继承母亲家族方面的为多。这是他的外祖父雅各布·洛威（1824—1910），看上去更像是个学者。雅各布的父亲，也即卡夫卡的曾外祖父是一位更著名的犹太学者，父子俩在犹太人和基督徒中都得到同样的尊敬。卡夫卡说，在希伯来语中，他的名字叫“阿姆希尔”，跟他外祖父同名。卡夫卡记得母亲对他说过她的祖父“是个非常虔诚而且有学问的人，留着一长长的白胡须”。有一回，尤丽叶·洛威对儿子的挚友布罗德说，卡夫卡家族人都长得人高马大，卡夫卡的祖父是个屠夫，能用牙把一大袋面粉提起来。

地考虑到最最微小的可能性还是比不顾一切地蛮干强得多。这时际，他尽力集中眼光望向窗外，可是不幸得很，早晨的浓雾把狭街对面的房子也都裹上了。看来天气一时不会好转，这就使他更加得不到鼓励和安慰了。“已经七点钟了，”闹钟再度敲响时，他对自己说，“已经七点钟了，可是雾还这么重。”有片刻工夫，他静静地躺着，轻轻地呼吸着，仿佛这样一养神什么都会恢复正常似的。

可是接着他又对自己说：“七点一刻前我无论如何非得离开床铺不可。到那时一定会有人从公司里来找我，因为不到七点公司就开门了。”于是他开始有节奏地来回晃动自己的整个身子，想把自己甩出床去。倘若他这样翻下床去，可以昂起脑袋，头部不至于受伤。他的背似乎很硬，看来跌在地毯上并不打紧。他最担心的还是自己控制不了的巨大响声，这声音一定会在所有的

房间里引起焦虑，即使不是恐惧。可是，他还是得冒这个险。

当他已经半个身子探到床外的時候——这个新方法与其说是苦事，不如说是游戏，因为他只需来回晃动，逐渐挪过去就行了——他忽然想起如果有人帮忙，这件事该是多么简单。两个身强力壮的人——他想到了他的父亲和那个使女——就足够了；他们只需把胳膊伸到他那圆鼓鼓



19世纪末的布拉格市中心，左侧左起第三幢房子就是卡夫卡的外祖父家。

的背后，抬他下床，放下他们的负担，然后耐心地等他在地板上翻过身来就行了，一碰到地板他的腿自然会发挥作用的。那么，姑且不管所有的门都是锁着的，他是否真的应该叫人帮忙呢？尽管处境非常困难，想到这一层，他却禁不住透出一丝微笑。



1883年7月3日，卡夫卡降生在布拉格卡普罗伐和鲤鱼街（后为梅斯尔街）拐角的这所房子中。